

知堂老人南遊紀事詩

紀果庵

知堂翁以四月六日至十六日北返，勾留十日，此番烏紗脫却，一身輕散，故能有吳門之行，而海上故人，如雨生元德，均抵闔門相會，黎庵則與作者同，櫻病不能起床，只有望而不即。然余究在京城，屢獲親翁警款，妙語妙人，記不勝記，且「一說便俗」，先生之思想生活，亦絕非我輩所得而涉筆也。余於前者，勉爲印象追記一文，回憶去年，感慨今日！先生頭已白矣，短髮蒼然，吾輩少年，亦且娶妻生子，爲生事

，頗思效顰翁句，作南遊紀事詩，然余素不知詩，更不爲詩，平仄也，用韻也，舉茫然若不知，下筆遲疑，審慎再四，繼思詩無非言志，何必計較許多，於是濡筆伸紙，竟一氣哼成十首，豈只工拙不能計較，語云：管他三七二十一，余蓋有焉。讀者笑我，直以爲打油釘鉸也可，或以爲滿紙荒唐亦無不可，是爲序。

奔忙，眞所謂「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！」屢思記錄先生此番言行，但不知從何處說起。言語一物，時間性甚大，聽時感其有趣，剎那便已遺忘，即不爾，亦苦難捉住當時真味。今知翁行後又五日矣，遺忘之多，夫何庸言。余自九日病起，到中華留日會謁先生及閒步庵主人暢談，偶憶一二舊言，此次爲多，自後講演宴會，再無暢談之機。十五日晨，兒子

萬人翹首望知堂，消息傳來各渡江；「胖子」緣何行不得，支離病後起「臂瘡」。

忽患盲腸炎，須入醫院開刀，心中焦灼，他事都不在念，故啓无雖約夜談，竟不能赴，次日匆匆一別，亦不克渡江相送，人事乖忤，實有非始料所及者，要唯聽之而已。日來補兒病已脫險期，余在醫院，七夜衣不解帶，幸啓无臨行，贈我「大學國文」兩冊，此書雖是課本，却爲消遣佳品，中宵對燈獨坐，遂以之遣悶，其中選取知翁近作不少，觸動意興

知翁爲海內文宗，無間新舊，故其來也，靡不翹首以待。余自三月下旬，連得閒步庵函，已稍知此事，四月三日晚忽感寒疾，作冷作燒，次日接啓无快函，云知翁六日動身，七日渡江，盼能到浦口一迎，蓋同行者尚有公子豐一及沈君夫人也。五日，余偃臥未起，六日晨強起料理，閱報，忽有卽日到京訊，急以電話詢各方，知爲確息，中大樊校長乃囑余往迎，并囑與宣傳部楊鴻烈君聯絡，余亟電楊君，則曰：只有一車而我與你皆爲胖子，深恐擠不下，余適亦體未復元，遂托楊君達意，決定不去。下午二時，電中華留日同學會，詢已到否，答云不知，繼又云

到上海去了，使人摸不清頭腦。後會見啓无時，始知上海影星，於三月尾聯袂到京，寓會中，是時甫返滬，每日到會中瞻望丰采者至多，故以我爲影迷之一，而作如是指示云。因念知翁雖海內宗師，而其名不能婦孺皆知，是又不能與明星相提并論矣。余在學校候至四時，忽體又發冷，急返家蒙被而臥，自念是病痞也，爲短筒達啓无，告以狀。翌日，少瘥，因大便不暢，醫生爲注甘油洗腸，不意觸犯痔瘡，痛不可忍，寒疾雖已，醫疾又來，午夜展轉，心中焦躁。八日之晨，忽啓无來視我，不能起床，臥談良久，知翁即有蘇州之行，因連日柳雨公皆有快函，云將來京與知翁一面，恐兩相左誤，遂聽啓无之囑，在床上草一電稿發出，改海上諸友請往蘇一會，憶其日期，似云知翁十日抵蘇，不知何以弄成九字，遂害得陶柳兩兄，在蘇州城外大受洋罪，且我因病未隨知翁去蘇，惹得亢公聽啓无之言，「胖子肥醫生瘡，在床上喊痛。」（見四·廿中華副刊）不能乘機與余一面，大有惆悵之勢。早知如此，不如不發前電，使二公稍勞其民，微傷其財，竟到南京一行，無論如何，「胖子」可見，更可請二公一登泰山，或欣賞同慶樓老李也（均見沈啓无印象一文）。唯胖子殊無可看，可援古人之言曰：「一看便俗」，爲保留較好印象，仍以不看爲得耳。

清談微旨豁吾蒙，遊戲如今識此翁；當年曼倩成何狀？棟棟威儀或有同。

與啓无約好，九日往會見知翁。此數日間，北風獵獵，大有冬意，

知翁以爲江南春深，不必衣綿，不期大感其涼，亟市毛線衣穿之，始得支持，余病初起，亦御大衣而往。至會所，楊鴻烈公正招待早點，登樓見翁，覺丰儀如舊，唯短髭或較去年更蒼白耳。雷迅兄偕余往會，爲知翁及啓无畫速寫像，因介相見。余與先生寒暄頃，雷君已成一幅，先生見曰：畫得太嚴肅了，我是很喜歡遊戲的。啓无則云，其象頗似魯迅。先生遂由遊戲談起，以爲一個人必須有幾分遊戲氣氛才好，殆即所謂幽默感也。「但世人多以爲我是嚴肅的，即畫像，也是把我畫成嚴肅的居多。古人有許多滑稽者，不知道他們的相貌如何，或者東方朔的像也許是很嚴肅的罷？我覺得滑稽很好，說正經話作皇帝的不但不聽，或者對於自己還有損失，像滑稽者流，別人聽固好，不聽也無妨。」此數語說得實在有味，我的爲人，只是一味馬馬虎虎，說說笑笑，其實不足言幽默與滑稽，而今而後，當向「幽」與「默」作去，如先生之超然象外得其環中，則大佳矣。語次，雷君第二象已成，作微笑狀，先生略首肯，以爲稍具遊戲感焉。

「原道」皇皇舉世風，不知華嶽起哭聲；痴肥如我唯貪睡，此是桐城一「大宗」。

提起轉愈，先生總是有反感。因說胡適之對「原道」表示擁護，曾在苦雨齋辯論，胡君以爲非原道則佛教思想將統一中國，先生則謂中國根本自有其思想，即不關佛，中國亦不會變成印度。我以先生之言爲然，昔閱契嵩雜律文集，其「闢韓篇」雖稍囁嚅，但話說得尙透徹，學韓

文者，但歎其粗獷之氣而已，思想云云，實無所取。然先生之一語破的，尙未爲昔人道過，故更可佩。退之原是言行未盡相顧者，登華山而大哭，以爲不能復下，「功名」之念可掬，斯足證矣。先生云，「我想韓退之一定是胖子，一來就要睡覺，後看某筆記，果然不假，可見由文章亦可想象其人也。」余聞而大笑，蓋添爲胖子，尤愛午睡，唯不知登山是否也要哭耳。不過我對韓文公是先天的無好感，初不待先生之說而云然，是吾之昨與文公未敢妄相比附，況文公乃桐城百世不祧之大宗乎？（南冠君有「什麼東西」之譽，可勿如此犯火氣也。）

儀鳳門前練水師，卅年舊事少人知；銅幣三枚

吃「倂餅」，管輪堂外立移時。

如允德「知堂小記」所云，老年人對於舊事特別懷念，關於江南水師學堂事，已數數提起了。這學堂即今之薩家灣海軍部，房子大體保留，三十年在中國要算不易度過的長時間，況南京幾經兵燹，尤以丁丑一役，故家喬木，幾盡變劫灰，而此房居然矗立斜陽，飽歷憂患，亦可與此老同爲魯殿靈光矣。先生云，記得儀鳳門一進來就是很大的坡度，疾馳而下，直抵水師學堂門前。在學堂日，早點必市「倂餅」，蘸辣椒油佐蘿蔔乾食之，其味致佳，所費不過銅元三文。因詢余倂餅尙有否，余只知有大餅，不知何爲倂餅？詳問其狀，云長形，爲山東倂子所製，故名，外有脂麻，焦脆呈黃色，然今大餅皆圓形，又用酵粉，軟而不焦，故不能應。蘿蔔干則確知仍存，先生頗盼再嚐此味，并告以有兩種，一

長形一圓形，圓者尤佳，以用鹽漬，不用醬也。土名「蘿蔔香」，若買「乾」，則必不得。余歸後即市少許，於晚間宴會時帶呈，想今日食之，未必如三十年前之津津耳。余問土人以倂餅，據云，尙有賣者，唯不多見。後竟未尋獲，先生想歎然不滿也。既自蘇州返京，終至海軍部一遊，啓无告我，先生指點某爲漢文講堂，某爲洋文講堂，彷彿置身同光之際，其漢文堂外牆開一洞，先生云，此處所以繫繩，繩端則以布爲扇，由役在外牽繩，則扇在室內搖擺，有電扇之用焉。余憶昔時北京小理髮店往往有此，不意乃造端於是。是日，先生徘徊不忍遽去，惜公子豐一赴滬，無人爲攝一照，不然，照得先生於斜陽中立漢文堂外，蓋一大好紀念矣。（管輪堂，亦水師學堂之一部分，如今日大學之院系也）

廣告元無粟米鹽，朝朝「若素」與「仁丹」；唯有
電車不亂講，「人人可坐」老實譚。

大家都希望先生常來南京，宣傳部楊胖公云，已定秋天來京矣，先生笑曰，你又在宣傳了。於是由宣傳兩字談起，先生云，龔會爲「宣傳」一文，惜未發表，大意只是說，廣告的作用，限於不急之務，不實之語，如米糧店，油鹽店，煤店，向來不登廣告的，因爲這是家家必需，用不到說。廣告最多的是藥品，所以若素和仁丹競賽，打開報紙，不是治淋，便是消梅。總因爲這些東西不是日用品，才要強聒而不舍，強聒的效用，不一定是你信了他，就是你討厭了他，至少你對他已有了印象，則廣告之能事盡矣，不必要之宣傳，豈不可作如是觀？語甚妙。又云，我活六十歲，

只看見過一個廣告是好的，那就是上海初有電車時，車身大書「人人可坐」，真實不欺，誠廣告上乘也。啓元正端坐畫象，聽此插言云，在北京某醫院有一牌子云：「本院治病」，亦與此異曲同工，吾輩不禁大笑。

留學淹通滿目奇，黨部宗人屢變之；姓周還住周家裏，說去說來佶個知！

由南京談到北京，北京是我的第二故鄉，當然有味得多。然近來常將有歷史性的胡同名字亂改，弄得非驢非馬，先生首舉南城之「留學路」，初見之竟不知所指，後來方知道是「牛血」之化名。我又想到煙筒胡同，改爲淹通胡同，大可與留學并提，先生云，那是黎劭西改的，因爲他住在那裏，別人到底沒人用。其最不合理者乃是衙門公署，擅易地名，如宗人府夾道，本曾有宗人府，大約當初無名，改設府于此，乃曰夾道云爾，十七年改爲公安夾道，因緊鄰公安局，西城教育部街，改爲市黨部街，如此者尙不知有多少，先生爲警曰：此殆如問人姓名住址，你貴姓，我姓周，住在那裏，住在周家，必致令人莫名其妙；今如問公安局那裏？在公安局夾道，市黨部那裏？在市黨部街，豈不一樣可笑邪？按北京人改地名。似有忌避祈禱之意，如鬼門關易爲貴門關，狗尾巴易爲高義伯，大啞叭改爲大雅寶，鷄鴨市改爲集雅士，丞相胡同原名繩匠胡同，綬水河原名臭水河，受璧胡同原名臭皮胡同，幾於稍不雅馴者，必加更易，揆以歷史殊無謂也。南都新建，所更尤多，聚寶門曰中華門，府東街曰中華路，盧妃巷曰洪武路，花牌樓曰太平路，皆足以迷失

本地文獻，余認爲殊不必要，先生亦頗首肯。

閒步庵前一樹花，不陰不雨足風華；我本并州遊俠子，如何不憶大風沙？

閒步庵主人沈啓元兄，亦一妙人，余前於印象記中略述之矣。此次來京，以公私匆遽及不獲娓娓而談，唯在中央大學講學兩次，聽者受益不少，即余亦爲之茅塞頓開。所選大學國文，與傅東華所編大學文選及朱劍心兄所輯中央大學國文選頗異其趣，蓋沈書注意於「文章」，而傅朱留心於學術，合而觀之，真完璧矣。然若以趣味言，吾寧取沈，其書絕無道學文章，義法文章，以及濫調八股文章也。（大體以風土人情日記尺牘傳狀墓誌小賦之類爲準）蘇遊歸後，余請知翁及主人各寫冊頁兩紙，主人書陶元亮土不過賦一，又一則書其所爲詩「我寧愛這不下雨而開花的地方」，筆意彷彿晉唐，致足賞目。其後附有一跋云：果庵喜歡我的詩，他在印象記裏說我的詩比散文好，我認爲是知言。我愛住北京，曾有詩句云：我也愛這個古城，我愛這古城正好不是一個雨的城，這裏的風塵正好在他的虹。果庵是北人，得無有鄉關之思？余離幽州三年矣，烽火連天，家書不至，豈僅人情風土，時系孤懷，即骨肉友朋，亦均不得消息，蘭成賦哀江南，余愧無文筆，不能作憶北國耳。頗盼以後，時惠好音，亦足療我心瘁。

陶風柳雨到吳門，為看明月佛前身；一聞滄瀆行程罷，淒涼心緒淚沾襟。

充德稱風，非專與雨生作對句也，自宇宙風而西風而談風，皆與陶公有關，且諸刊中又有西北東南陰陽怪氣之風，充兄其真可以代表「國風」也乎？既爲風姨，吾乃從而風之，此番風風雨雨，吹入吳門，專爲迎候「山中比丘」（知翁自稱前身出家，在蘇爲詩，有「我是山中老比丘」之句），雖在城外，飽吃閉門羹，不免罵胖子錯打電報（請參閱知堂小記及前文），然「亦既見止，亦既遘止，我心則降」，想此行不虛，究不至怪我多事也。唯聞二君促知翁之駕赴滬而終不獲允時，雨生竟淚下如雨，可謂至情過人矣，但不知陶風在側，作何等吹拂，才使雨過天晴耳。

木瀆石家豆腐湯，明銓聽曲意蒼涼；新詩寫畢
渾如夢，我未吳行也斷腸！

知翁在木瀆石家菜館「吃豆付」用于右任何（多謝石家肥肺湯）云：「多謝石家豆腐羹，得嘗南味慰離情，吾鄉亦有奴家菜，禹廟開時歸未成。」又聞吳語云：「我是山中老比丘，偶來城市作勾留，忽聞一聲擊破玉，湯對明燈搗破頭！」二詩不減唐賢，返京後遂爲我書之，并附小跋清雋可喜，吾爲南下題字雖多，皆不及此，衷心欣悅，大有阿Q之思。第二首尤爲我所喜，初蘇遊遼後，余往謁，即取日記冊示余此作，蓋自亦以爲得意之什。余既求書，並未指定，而頗盼有此章，果不失望，先生或有萬一知我耶？先生素不喜京戲，以爲粗俗無味，而對於民歌，則極感興趣，嘗慨然于前代打棗竿掛枝兒擊破玉之成廣陵散，今聞吳歌，或有徵似，老人心情，頻搔白髮，吾雖未借，恍如見之。先生告余

曰，明燈，並非電氣，乃煤氣燈，俗稱水月電者也。

得讀披裘賣餅篇，非唐非宋是天然；只恨無人
學孟榮，箋出本事與人看。

先生近不常爲文，而詩則屢作，如「當日披裘理釣絲，浮名贏得世人知，忽然徹悟無生忍，垂老街頭作餅師」一首，含蓄深遠，而字面極平易，有義山之蘊藉，而無其艱澀，似梅村之感慨，而較其流走風趣，故吾曰，此天籟也。唯本事云何，似有所謂，雖微有所知，不能詳也，閒步庵知先生最深，或能箋之，今又非其時，元遺山不明錦瑟，恨無鄭箋，召于先生亦云然。又一首曾感動雨生下淚者（見楊傑先生知堂在蘇州一文刊中華日報）亦抄於此，其情政殆不減於聞吳歌云：「生小東南學放牛，水邊林下任嬉遊，廿年闌在書房裏，欲看山光不自由。」山水無窮，亦不知吾輩何年更得自由看之也。

前生全是一比丘，我亦難作老僧頭；漫聽說法
飛花雨，此身得作阿難不？

與先生在中大合拍一照，余儼然僧頭，唯欠袈裟，不知能否效迦葉阿難，傳先生妙法之一粟耳。

「跋」歪詩調罷，越看越不成東西，雪泥鴻爪，姑留一故實罷。平常很喜歡南宋雜事詩，藏書紀事詩之類，而先生之詩，牖我尤多，此真所謂效顰弄斧，想笑我者不止先生已也。四月二十二日於鼓履醫院二七四號五燭燈下。